



光启
文库



学术的重和轻

李剑鸣 著



学术的重和轻

李剑鸣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术的重和轻 / 李剑鸣著.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7
(光启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13029 - 5

I. ①学… II. ①李… III. ①美国 — 历史 — 文集
IV. ①K71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047721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学术的重和轻

李剑鸣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3029 - 5

2017年4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张 8

定价: 38.00元



光启文库

光启学术·随笔 光启讲坛

光启学术·青年 光启读本

光启学术·经典 光启译丛

主 编：陈 恒 孙 逊

学术支持：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责任编辑：鲍静静

装帧设计：纸想工作室

出版前言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梁任公把以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自徐光启以降数代学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开创出海纳百川的新局面，也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学术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秉承徐光启的精神遗产，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创设“光启文库”。

文库分光启学术·经典、光启学术·青年、光启学术·随笔、光启讲坛、光启读本、光启译丛等系列；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展示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大力引介国外学术精品。如此，我们既可在自身文化中汲取养分，又能以高水准的海外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文库推重“经世致用”，即注重文化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既促进学术价值的彰显，又推动现实关怀的呈现。文库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国外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话语体

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文库推动“东西交流”，即注重文化的引入与输出，促进双向的碰撞与沟通，既借鉴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声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绚烂的精神成果。文库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推动其在国内的译介与出版；同时也致力收录汉语世界优秀专著，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还将整理汇编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建构思想操练和精神对话的空间。

我们深知，无论是推动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促进思想的东西交流，本文库所能贡献的仅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为一脉细流，汇入中华文化发展与复兴的时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启精神，不负历史使命之职。

文库创建伊始，事务千头万绪，未来也任重道远。本文库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等诸多人文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本文库综合著、译、编于一体，也需要多方助力协调。总之，文库的顺利推进绝非仅靠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实需相关机构、学者的鼎力襄助。谨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致诚挚谢意。

清代学者阮元曾高度评价徐光启的贡献，“自利玛窦东来，得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追慕先贤，知往鉴今，希望通过“光启文库”的工作，搭建东西文化会通的坚实平台，矗起当代中国学术高原的瞩目高峰，以学术的方式阐释中国、理解世界，让阅读与思索弥漫于我们的精神家园。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2017年3月

自序

卡尔维诺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作家。他毕生致力于革新小说的写法，不断向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发起冲击，笔下总能涌现各种奇思妙想。在回顾写作生涯时，他称自己的工作“常常是为了减轻分量”：减轻小说各种构成要素的分量，“首先是尽力减轻小说结构与语言的分量”。这番话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触动。

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轻重之分，学术论著何尝不也是这样。我们评估一篇论文的学术含量时，常用“厚重”或“分量不够”这样的说法；在赞许文章的语言时，我们也会用到“文笔轻灵”“文风飘逸”这样的词句。这些无疑都是借用了物体重量的隐喻。其实，出色的学术作品可以是轻重合一的，也就是学识重、文字轻。我们常说的“深入浅出”，大约也包含这层意思。

追求学识的厚重，许多学者对此都有自觉的意识。但是，文字轻重的意义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诚然，语言在学术写作中独立性不强，而受表述对象的制约更大；深奥而复杂的知识和思想，往往须借助于冗繁而曲折的文句。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难道真的没有可能用轻快的文字写出深刻的见解吗？文字过重，写起来吃力，也极大地妨碍阅读的效果；而且，如果过于轻视语言的重要性，也容易造成才情和趣味的退化。

最近这些年，我有意识地做了一些“文字的实验”，尝试过不同文体的写作。我常用发言记录稿做基础来写文章，间或还写一些杂感和评论，目的都是为了减轻文字的重量，追慕轻快、流畅和可读的文风。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大多带有这样的意图。但是，受天资和习惯的制约，这一切的成效似乎并不显著。

这本集子能够编出来，首先要感谢陈恒教授。他知道我以前出过一本叫做《隔岸观景》的小书，便建议我依样再编一本。我搜罗和浏览了近期的小文章，发觉可以勉强成书，便以此应命。这些文章多数也曾发表，当初写作和刊发时，得到过许多师友的帮助和指教，现在借这个机会一并致以谢忱。

我爱读的另一个作家是张爱玲。她在《半生缘》的开头写道：“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后一句是否切合现在年轻人的感受，我不得而知；而前一句则正是我当前心境的写照。日月巡天，流光易逝，不免让人生出“时不我待”之感。自己在学业上虽然未尝懈怠，无奈实绩仍是乏善可陈。因此，对于打算翻看这本小书的读者，我还是要预先表示歉意。

目 录

自序	1
“大”与“小”的关系及其他	3
学品、读书与成才	33
射人又放一枝春	37
审视中国学术的第三个维度	41
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与合理的学术评价	45
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现状和前景	59
外国史研究中的材料问题	65
从文化的视角解读美国的“崛起”	73
再谈美国的“崛起”	89
美国获取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内政治资源	95
美国早期史研究杂谈	105
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及其启示	121
“复数化”的美国革命	129
边缘地带的“世界主义者”	137
富兰克林和他的《穷理查德历书》	151

美国史研究的新起点	167
《史学月刊》与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	171
八十年代的南开美国史研究室	181
在珞珈山的浓荫里读书	191
他们在美国发现了什么？	195
王希博士和他的《民主的考验》	205
并非“完美主义者”的遗憾	215
文章得失寸心知	223



“大”与“小”的关系及其他

人类从有文字开始，就在设法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在从事历史写作。到今天，历史写作已经成了一个拥有悠久传统的古老行当，规范、技艺和标准都比较成熟，比较系统。不过，关于历史应当怎样写，也出现过很多的争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历史写作的含义和方式，跟过去相比，可以说有了天壤之别。假设让几百年前的老前辈来读我们今天的历史著作，他们也许会很生气，说不定会“羞与侏伍”，要把我们赶出史家的队伍。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接触了各种说法和主张以后，可能会有莫衷一是的感觉。

我们有时听人说起，历史在被写出来之前是不存在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可能有人会加以斥责：这样的话岂止“不对”，简直就是“胡扯”。我们知道，“历史”有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作为过去实况的历史；第二种是作为过去实况遗迹的史料；第三种

是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著作。历史写作的任务固然是产生第三种历史，但其宗旨是要基于第二种历史来尽可能地揭示第一种历史。因此，泛泛地说“历史是写出来的”，就显得有点绝对，失之片面。不过，如果对这种说法做一些限定，也还是有几分道理的。“过去实况”一旦发生，就永远封闭在一个“幽暗的屋子”里，普通人能记得一些跟自己有关的事，但对于更长时段、更大范围、更多人群的经历，可以说基本上是茫然无知的。历史学家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经过艰苦的努力，从门缝里看到了那间“幽暗的屋子”里的一些零星片断的景象，用文字把它们表达出来，大家才约略知道了过去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写作就是在生产历史知识，让历史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按照欧美学者的说法，历史知识的生产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研究的阶段。大致确定一个题目以后，就去搜集和考辨史料，从中寻找各种相关的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和诠释，目的是发现某些有意义的东西。接着就进入了写作阶段，把上一个阶段获得的认识，借助适当的形式，用文字把它表述出来。历史写作当然是有局限的，主要是因为文字难以准确而完全地传达我们想说的东西，所谓“言不及义”“难以言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历史写作必须借助这种局限性很大的语言，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另外，我们在写作当中，还要考虑材料的性质、证据是否可靠，还要讲究逻辑，讲究论证的合理性，讲究表述的清晰性。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声称，文字写成的历史可以视作过去真相的再现。但是，现在有些学者受后现代史学理念的影响，觉得

写出的历史未必是过去的真相，它只是一种“语言制品”，与其说写的是过去，不如说是关于过去的东西。这种想法跟以往那种盲目的自信和霸道相比，多了一点谨慎和谦逊。至少，某个历史学家写的东西，肯定不是“过去真相”的唯一合法的版本。

我们发现，从前的学者所写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叫做“通史”。这里所说的“通史”，不是我们今天常见的教科书之类的普及读物，而是一种高深的研究性著作。只要看几本他们传下来的书就知道，他们往往是选取一个时期，或者一件大事，或者一个大人物，从头写到尾；他们的思想观点、道德寓意，都反映在他们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当中，体现在他们对人事的褒贬和臧否当中。可是，我们今天见得最多的历史写作形式是论文，专著实际上是一种长篇小说。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可能跟专业性期刊和研讨会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学术刊物一期要登几篇文章，当然要对篇幅做一些限制；在学术讨论会上交流论文，或者发言，也不可能没完没了地讲下去。于是，篇幅短小、形式灵便的论文，就成了学者最喜欢、最擅长的写作形式。

其实，从“通史”到论文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不同的问题，而且跟其他一些重要的趋向密切相关。首先，写论文要有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来组织文章，展开论述，阐述观点；所以，写作形式的变化反映了研究方式的变化，用英国学者阿克顿的话说，研究的不是“时期”，而是“问题”。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二代学者更是大谈研究“问题”，他们提出了“问题史学”的理念，甚至说“没有问题，就没有史学”。也有美国学者说，

研究历史，就是要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身边的多数历史学者，大概也是这么看待史学的。

其次，论文的重点在“论”，而“论”的主要方式是分析，因此“分析”取代了“叙事”，成了历史学家最常用的方法。分析就把事情拆开了看，一条一条地说出其中的道理来；我们常说“条分缕析”，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方法用到极点，就出现了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讲观点、不讲故事的弊病。于是，传统的“叙事”方法又回归了。但这种回归不是原样复位，而是融合了分析的成分，带有分析的意图，也就是要通过叙事来表达看法，反映对历史意义的认识。因此，有的人把这种回归的叙事叫做“分析性叙事”。也就是说，叙事再次受到了重视，但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分析。

再次，有人提出，写“通史”要用长远的、宏大的眼光看问题，要从历史中找出趋势性或“规律性”的东西。用这种方式写出的“通史”，当今欧美学术界通常把它叫做“宏大叙事”。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等等，都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宏大叙事”的好处，是能提供一个清晰明了的大画面；它的缺点是“只可远看，不可近观”。特别是我们的专家们拿放大镜来看，就会发现其中尽是简单化和过度概括的毛病。于是，很多学者不主张照这种路子来写历史，他们甚至觉得这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家要做的事。历史研究要讲究具体性、个别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即使是要讲大道理，也要寄托在具体的小事当中。像勒华拉杜里、卡

罗·金兹堡、纳塔莉·戴维斯等人写的“小历史”，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被称作“新微观史学”。

当然，新的历史写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么多人写论文，多数都在讨论小问题，结果我们看到了一大堆琐碎零散的东西，对细节了解得不少，但对历史的大画面却没有概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碎片化”。二三十年前，美国史学界很在意这个问题，许多有名的学者写文章呼吁改变这种局面。最近几年，“碎片化”的问题似乎并没有缓解，但担忧和不满的言论反而少了，是不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了呢？但不管怎么说，“碎片化”是一个和写作方式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技术主义写作”盛行。什么叫做“技术主义写作”？就是把论文写得像实验报告一样，先提出问题和假设，再罗列材料和数据，最后提出结论。这样的文章千篇一律，枯燥乏味：只有分析，没有故事；只有数据，没有人物。这显然不是写历史的高明手法。

话说到这里，意思似乎就比较明朗了：现代历史写作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这些挑战有些已经出现几十年了，有些则是最近的“新生事物”；它们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历史学家的，而需要整个历史学界来共同应对。作为初学者，我们是不是也要加入这个“应战”的队伍当中去呢？初学者将来有可能成为名学者，现在处在起步阶段，对于史学的整体状况不能漠不关心。我们刚刚开始接受学术训练，最好的办法是选择较小的题目，做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先学会写好小文章，今